试析《三体》的成功之路（三）

董仁威

5.科幻自然主义阶段

5.1 回归初心

刘慈欣对自己在《三体Ⅱ》中所走的这段“弯路”并不满意。后来，他进行了自我批判。他认为这一趋势偏离了科幻的本质——自然科学提供的思想资源是科幻独有的优势，弱化自然形象将使科幻“失去灵魂”。

科幻的幻想依据科技，而科技可能被证实或证伪，两者均会削弱作品的魅力，如《流浪地球》中的技术设定随时间可能过时。结果科幻难成经典，大部分作品“只在现在闪耀”，需依靠不断创新维持生命力。

从《三体Ⅲ：死神永生》开始，刘慈欣对自己的科幻理念进行升级换代，坚定地走科幻自然主义之路。

在《三体Ⅲ》中，刘慈欣回归初心，试图重新强化自然形象，让人类“面对大自然而非人本身”。

刘慈欣认为，科幻的永恒主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宇宙是“永恒的伊甸园”，人类应保持对自然的懵懂、敬畏与好奇。

刘慈欣认为，他从《三体Ⅰ》至《三体Ⅱ》《三体Ⅲ》的创作过程中，对于实现自己的科幻文学观，是走了弯路的。他要回归“初心”，重返“伊甸园”。他说：“重返伊甸园的路是很难的，但我将努力走下去。在科幻创作的十年中，一切都还在中途，在这里匆匆一回头，然后继续向前走吧。”

5.2 主角回归科技

为扭转第二部创作理念的退步，在创作第三部《死神永生》时，他将核心科幻设定的重点放回大自然，让主角从人回归科技。

在《三体Ⅲ：死神永生》中，刘慈欣通过一系列颠覆性的科幻设定重构“大自然”的概念，将宇宙本身塑造为一个充满敌意且遵循冷酷规律的动态系统。

降维打击、技术爆炸和宇宙轮回，这些设定共同构成了《三体Ⅲ：死神永生》中独特的科幻世界观。

这些设定不仅拓展了科幻想象的边界，更深刻探讨了文明在宏观尺度下的生存困境。

第三部的科幻设定达到了全新高度，首次将“二向箔”“死线”“黑域”等概念具象化，以三维跌落二维的“太阳系二维化”场景展现宇宙文明的残酷性，其视觉震撼力超越前作的水滴战役，使之具有宇宙尺度的史诗感，想象力令人震撼。

这部作品大量借用了当代物理学中的若干前沿概念，如多维空间、空间曲率、光速限制与时空相对性等，将科幻提升到了新的境界。

通过“曲率驱动光速飞船”“小宇宙”“回归运动”等设定，刘慈欣在小说内部构建了一套自洽的宇宙学假设，涉及时间流速、宇宙质量归还与宇宙重启等命题，将科幻提升至宇宙社会学层面。

作品探讨了基于物理定律的宇宙演化图景：在科学规律的框架内思考人类文明的演进，展现了对宇宙命运的冷峻思考。

作品充满了对文明存亡的哲学思辨。提出“死神永生”的宇宙法则：“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”，但“傲慢才是生存的障碍”，揭示了文明在黑暗森林中必然走向自我毁灭的宿命。

作品还提出了人性与兽性的辩证关系。借维德“不择手段前进”与程心“道德优先”的冲突，质疑普世道德的适用性，呼应“失去人性失去很多，失去兽性失去一切”的核心主题。

作品对“死神永生”这一主题的探讨很有深度，有“死亡是唯一一座永远亮着的灯塔”等金句。

5.3 叙事结构的创新

作品在叙事结构上也有创新。从威慑纪元到掩体纪元，再延伸至宇宙归零重启，时间跨度达千万年，突破前作局限于太阳系内斗争的格局，进行了跨纪元全景描写。

云天明的三个故事（饕餮海、深水王子等）以隐喻传递宇宙情报，巧妙运用童话隐喻，将硬核科技与文学象征结合，成为全书最具创意的叙事手段。

小说以程心的一生为中心，将故事从太阳系拓展到全宇宙，时间跨度极大，作品展现了“宇宙史诗”的恢宏格局，从太阳系危机延伸到宇宙归零重启。

5.4 批评与争议

然而，不少读者批评作品在人物塑造上的平面化，特别批评了程心这个角色，认为“圣母型”角色程心塑造失败，设定上太“降智”，像偶像剧中的“傻白甜”。程心两次关键决策（放弃执剑人身份、终止光速飞船研究）直接导致人类灭亡，但其动机被批为“自我感动的道德洁癖”，并且缺乏成长弧光。

有的读者还批评作品中人物关系牵强。维德、罗辑等强者无条件服从程心，云天明为其奉献小宇宙等情节，被指“偶像剧式”逻辑崩坏。程心与云天明的爱情线被批为“韩剧式矫情”，结局程心“释怀”更被诟病为强行升华。

在文学性方面，认为刘慈欣的文学表达力不足，有些地方“落了窠臼而有点狗血”。

有读者认为，第三部“网络小说的味道过浓”，构思混乱。

总之，《三体Ⅲ》在科幻想象力与哲学深度上达到系列巅峰，但人物塑造的扁平化、科学逻辑的漏洞及后期叙事失控，使其未能超越《黑暗森林》的平衡性。正如书评所言：“它是顶级的科幻，却因降智的故事与崩坏的结局成为三体的低谷”。

这些意见，笔者大体赞成，虽然《三体Ⅲ》中的这些缺点大刘也许并不在意，因为他的科幻作品主角不是人物，而是大自然。但是，如果能把人物塑造得更好，堵塞逻辑漏洞，作品会更加伟大。

5.5 刘慈欣的自然主义科幻观

根据笔者对大刘的直接采访，以及查阅大刘在接受各种采访时的表述，笔者将刘慈欣以科学、自然和宇宙为核心的创作理念概括为“科幻自然主义”，归纳如下：

主流文学的文学观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：文学是人学，人是主流文学的核心。人性的美丑和善恶是主流文学关注的重点。故事围绕人而展开，书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。

科幻文学的文学观则是以科学为核心的，科学是第一位的，人是第二位的。它所描述的是科学的美和科技的二重性。故事围绕核心科幻设定展开，人物是为表达核心科幻

设定而虚构的，是属于第二位的。

主流文学是“人学”，是描绘人际关系的；科幻文学尤其擅长将人与自然、人与技术以及人类文明与宇宙之间的关系置于宏观尺度加以审视。

他说，科幻是科学理性时代唯一能提供真实感的幻想文学，其“神话性”源于科学基础赋予的真实感。

科幻与古代神话的区别是，科幻是用科幻思维的方法展开的想象，古代神话是与科学无关的想象。

科幻与其他类型文学（侦探、武侠等）不同，科幻普遍包含对人类文明、宇宙规律的深度思考，甚至超越主流文学。

科幻本质是大众文学，但作品中的精英思考加剧了其边缘化。刘慈欣自述以“科幻迷思维”创作，试图在精英与大众间寻找平衡。

这与 19 世纪兴起的文学流派——自然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。自然主义文学流派主张以科学实验方法客观记录社会现象，自然主义作家不做政治家或哲学家，而要做一个“科学家”。

刘慈欣则在科幻创作中发扬了这一传统，并将其推向极致——笔者据此将其概括为 21 世纪文学的“新自然主义”。

刘慈欣在《中国科幻口述史》[1]接受采访时说：“我写科幻的时候对人物没有花那么大的精力。特别是人们说的性别之类的——我根本就没考虑性别。后面读者反馈才有这方面的事情。写的时候，这个角色是个男的还是女的，其实也就只考虑了角色的性别平衡问题。很多女主人公写成男的也没有太大问题。现在很多媒体、读者讨论这方面，说句实在话，没有什么可研究的，它就是那么点东西。非要从中解读出什么来，那是他的事儿，但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不会在这上面花太多心思。”

刘慈欣的这一科幻观，似乎削弱了科幻小说的文学性。但是，他认为，描述大自然的美，科学的美，是另一种文学性。在当今科技时代中，科学的美比人性的美更高一筹，具有更高的文学性。

5.6 科幻思维

科幻中的科技，与科普中的科技，也有很大的区别。

科幻文学的思维方式是科幻思维，不同于科学研究中的科学思维。科学思维是基于证据与逻辑、追求可检验结论的认知方法，而科幻思维是天马行空的，不受任何条条框框限制的。当然，科幻思维仍然建立在科学知识与科学逻辑的基础之上，只是它不追求现实科学命题的可检验性，而是在科学的边界上展开想象。

5.7 刘慈欣自述

在《三体》第二部的英文版后记中，刘慈欣写了他的科幻观，对认识这位科幻大师很有帮助。[2]

他说：“作为一个‘科幻迷’出身的科幻作家，我不会用我的小说来隐喻和批判现实。我觉得科幻小说最大的魅力是创造许多现实以外的虚构世界。我一直认为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、最美丽的故事不是由吟诵诗人唱的，不是剧作家和小说家写的，而是由科学讲述的。”

他还说：“与文学讲述的故事相比，科学讲的故事更加宏伟壮丽、纷繁复杂、惊悚跌宕、恐怖神秘，甚至更加多愁善感，韵味无穷。只是，这些精彩的故事被锁定在冷冰冰的方程式中，大多数人难以读懂。”

他说：“与大爆炸的荣耀相比，世界各民族和宗教的创造神话显得苍白无力。生命从可自我复制的分子到智慧文明的 30 亿年进化史包含着任何神话或史诗都无法比拟的曲折和浪漫。”

他说：“相对论中有宏观时空的诗意视野，量子力学中有诡异的亚原子微观世界，这些奇妙的科学故事都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。通过科幻小说的媒介，我利用想象力创造我自己的世界，揭示自然在那些世界中的诗歌，讲述人类和宇宙之间展开的浪漫传说。”

5.8 多元化的科幻创作理论

刘慈欣的创作实践为“科幻自然主义”提供了范本，但这并不等于所有的科幻创作都要以此为标准。科幻创作方法是多元化的，中国本土的科幻创作理论多种多样，有科幻现实主义、科幻未来主义、科幻历史主义，还有“核心科幻”“硬核科幻”“轻科幻”“社会型科幻”“科学型科幻”，以及学习国外的各种“朋克”等等，中国本土作家还在创造类型的科幻，比如，“女性科幻”“乡土科幻”“史前科幻”“科幻神话”“科幻童话”等，都是可以的。科幻创作流派不分高下都可以出优秀作品。不过，不论哪种科幻流派，应该守住科幻的底线，不论哪种流派创作科幻作品，必须是用“科幻思维”方式进行文学作品创作的。

参考文献

[1]杨枫.中国科幻口述史[M].成都:成都时代出版社,2022.
[2]刘慈欣. 《三体》英文版后记[EB/OL]. (2021-04-01) [2026-09-13].
http://www.chinawriter.com.cn/n1/2021/0401/c404080-32067016.html.